

【法】皮埃尔·勒米尔 著
陈小芬 沈揆一 译

红磨坊



红磨坊

【法】皮埃尔·勒米尔著

陈小芬 沈揆一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红 磨 坊

(法)皮埃尔·勒米尔著

沈揆一 陈小芬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责任编辑:黄振亮

装帧设计:杨利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5.5 附图83幅 字数34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本

译 序

1901年9月9日清晨，朝霞洒满大地，万物呈现一派生机，可在巴黎近郊的努伊依医院，一个显示高度酒精中毒症状、下身畸形的病人躺在病榻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就是法国十九世纪末画坛上的奇才——吐鲁斯-劳特累克。三十七岁对画家来说可能不是个吉利岁数，拉斐尔、凡·高、莫迪里阿尼……都夭折于这一年龄。劳特累克也终于在他三十七岁那年，在人生苦苦搏斗的征途中倒了下来。

吐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 Henri de) 1864年11月24日出生于法国南部阿尔比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父亲亚冯士伯爵承袭了贵族遗风，好骑马狩猎，所以劳特累克从小就画了许多父亲打猎的速写。但是亚冯士伯爵对家庭漠不关心，对劳特累克也没尽过多少父亲的责任。只有他那深有教养的母亲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不过劳特累克身上那不拘于社会伦理、放荡不羁的脾性可能也有他父亲的影响。

劳特累克少年时代连遭不幸。1878年5月他从床上掉下，左脚骨折。翌年8月，在疗养区散步时又不慎跌入无水的小河床，右腿又骨折。长期的治疗休养都无济于事，最后腰以下的发育完全停止了。这些不幸事故虽然似乎是偶然的，但祖辈世代的近亲婚姻，或许是其体质不正常的真正起因。

幼年起即对绘画感兴趣的劳特累克此时因为行动不便，更专心于绘画。起先他求教于当地的一位画家，去巴黎后又经介

绍进了勃纳尔的画室，后来又转入柯尔蒙的画室。就在那儿，他结识了贝尔纳和从荷兰来的凡·高。通过贝尔纳，他又了解了高更、德加，并和凡·高一起创作了一些新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德加和日本浮世绘也对他的绘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他接连着尝试自印象主义以来的各种新绘画风格和方法，从中汲取刺激和影响，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直观的画家，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和手。

劳特累克艺术真正辉煌的时期是他在蒙马特尔居住的那一段日子。当时蒙马特尔是巴黎新兴的一个娱乐区，夜总会、咖啡馆、酒吧鳞次栉比，艺术家云集于此。劳特累克也几乎每晚徘徊于此。1889年，“红磨坊”夜总会开店后，劳特累克便是常客。他在那里画了大量的写生，舞女拉古吕和舞伴瓦朗当的舞姿成了他为红磨坊画的那幅闻名的海报的素材，这张海报那大胆的构图和人物个性的夸张刻画，以及通过简化而牺牲立体造型和其他细节，使画面变得更加动人。这幅画使劳特累克一举成名，同时也使招贴画被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一时期劳特累克笔下留下了当时蒙马特尔几乎所有名舞女的倩姿。他笔下的人物不像德加的那么冷冰冰，他对她们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心。当时一位女演员吉贝尔一看到劳特累克用石版画表现她舞姿的画时，非常惊讶，因为劳特累克已将他的模特儿与他自己创造的形象出色地融为一体了。

劳特累克1897年开始热衷于石版画创作。18世纪末起源于德国的石版画至1860年才在法国开始兴盛，到1890年才真正进入创作期。劳特累克的石版画杰作，是以娼妓为题材的画集《她们》。1892年起，劳特累克经常出入于妓院，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数幅杰作，但其中丝毫没有任何淫猥的意味。他所感兴趣的是裸妇自然、理想的形态。

劳特累克的好奇心很强，他也并不局限于蒙马特尔的世界，他常常去医院访问，去法院旁听诉讼案，还常常旅行。1895年去伦敦的旅行还会见了著名的插图画家比亚兹莱。但无论是描绘法院的场面还是妓女的生活，他都不像杜米埃或卢奥那样抱有讽刺社会或抨击伦理道德的意图，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同时代人的身姿。年长的画家中他感到最亲近的是马奈和德加，因为他们深深地融入了那个时代的生活。

1898年后，长期借酒浇愁的夜生活极大地毁坏了他的肉体和精神，他被迫到巴黎近郊的医院进行酒精中毒治疗，虽然其间有一段时期有所好转，但仍无法挽留住尚还年轻的生命。他母亲后来将他画室中的作品全部赠送给阿尔比市。1922年阿尔比市建立了吐鲁斯-劳特累克美术馆，使得这位画坛奇才的杰作能为后人观赏。

劳特累克那色彩明快、简洁率直的画风以及他那与人生艰辛搏斗的传奇生涯一直是那样地吸引着我。1985年我在日本进修，一天去东京最大的艺术书店——纪伊国屋书店，忽然发现了书架上这本《红磨坊》，使我惊喜万分。买回宿舍翻阅后，被书中有关人物心理、性格形成的出色刻画和对当时社会生活、艺术活动的详尽描绘深深打动了，心想一定要将其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

这本书的原作者是法国名作家皮埃尔·勒-缪尔，他曾因撰写一些传记而获文学奖，因在周刊上连载文章而在巴黎十分受欢迎，在欧洲和南美等地都有他作品的译本。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不再用法语写作。1951年，他在美国文坛上以《红磨坊》重新登场，并以丰富的语汇，流利的文体，刻意雕琢而又不露痕迹的文风使人震惊、钦佩。这本小说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大获好评。正好我后来打听到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的

影像资料中心存有《红磨坊》电影的录像带，特地去看了两次，虽然出场人物不尽相同，但对人物的理解终算也有了些感性认识，虽然也还是间接的。

回国后，我请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陈小芬老师一起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我们译的是日本美术公论社1982年版的工藤政司的日译本。由于手头事务烦多，拖拖拉拉至今才算完成，其中肯定错误不少，且因为日译本上有些人名、地名很难还原，手中又无原版本对照，故如蒙读者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沈揆一

一九八九年春

目 录

译序·····	(1)
开幕·····	(1)
渴望的心·····	(55)
玛丽·夏尔露·····	(178)
米丽阿姆·····	(335)
闭幕·····	(438)

开 幕

(一)

“别动，妈妈！就要画脸了。”

“怎么，还没画完，亨利？昨天不是刚画过吗？”吐鲁斯-劳特累克伯爵夫人阿黛尔穿着衬架支撑着的长裙子，边说着把刺绣放在膝盖上，微笑地望着蹲在前面草地上的小男孩。

“妈妈和昨天一样，一点儿也没变嘛。鼻子、嘴巴、颧……”

亨利长着一头蓬乱的黑鬈发，一双会说话似的褐色眼睛在那小小的瓜子脸上显得过大了点，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水兵服，打开写生簿，斜拿着铅笔，瞪着双眼，一付认真的神情。利利，可爱的利利！这孩子是我的一切。失意、悔恨、孤独，什么都由他给补偿了。

“画唐就可以了，偏要……”

“已经画过二次了。”亨利瞅了一下桌底下那只鼻子搁在前脚上，正在打盹的名叫唐的戈登猎犬。

“而且它正在睡觉，睡着时什么表情也没有。还是画妈妈好，本来妈妈就漂亮嘛。”

伯爵夫人故意作出一付受宠若惊的神情：“那好吧，我就给你当模特儿吧，不过，只当五分钟，多一分钟也不行。”

说着，她用极优美的手势脱掉了宽沿帽，露出了红褐色的、光泽照人的秀发。头发从正中分开，齐耳处被梳成双翅膀模样

的发型。

“哟，是兜风的时间了。约瑟夫马上就要来了。今天会去哪儿呢？”

亨利没有回答。铅笔在写生簿上飞快地移动着。

这是一八七二年九月，一个阳光明媚、宁静的下午，身边摊着一些常用的东西，母子俩沉浸在无人干扰的亲密无间的短暂的幸福之中。周围是一片宽阔的、绿茵茵的草地，暖洋洋的太阳当空照着。小鸟在窝边唱歌，一会儿又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匆匆忙忙地飞走了。透过筱悬木微黄的树叶，可以看到残留着炮眼的中世纪城堡的黑影。尖尖的塔楼、胸墙，狭窄的尖顶窗，在太阳光下闪烁着光辉。

刚才，一位身穿蓝制服、胖胖的“吐阿莫士老人”来整理过茶具，态度傲慢诚然是个名门望族的管家。他带着多米尼克来的。这是个参加工作年数不长、仅工作了十二年、大约是五十八岁的人。过了三分多钟，马尔蒙蒂内姑妈叠起报纸，文雅地笑了笑说：“我还要去写几封信。”说着，走了出去。她的话的意思是从现在起到晚餐前是午睡的时间。这位被叫做“姑妈”的女人，并不是谁的姑妈，而是七年前来访，说定一周后就走，而后来又留了下来的远亲。

今晚，会有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夫进来通知，伯爵夫人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因此，虽说简单，但正式的晚餐，就由穿着制服、年老的佣人来准备了。用餐的地方是个幽暗阴森、空空大大的饭厅。那儿挂着看了会令人难受的挂毯，还挂着长长一排穿着盔甲的祖先们的肖像。祖先们威严地俯视着。用过饭后的点心和水果，小伯爵就揉着眼睛上了宽宽的楼梯。一跨进卧室，妈妈就来了。她在床边讲故事给他听。她常讲耶稣曾是个非常好的孩子；乔治·德拉克洛瓦的故事；第一次十字军远

征的故事；特别是曾祖父的爷爷——雷蒙四世的故事。吐鲁斯伯爵率领着基督教徒骑士，占领了耶路撒冷，从邪恶的土耳其人那儿拯救、保护了救世主的墓地，等等……。讲完之后，吐鲁斯-劳特累克夫人吻了吻亨利，最后爱抚地却又非常困倦地告别道：“晚安，亚当！”顺手替孩子往上拉了拉毯子，把盖被往褥子下面掖了掖，然后依恋地瞅了孩子一眼，离开房间回隔壁卧室去了。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灯一盏盏地熄灭了。于是，吐鲁斯-劳特累克伯爵的城堡，又会像几世纪以来一直那样的，被夜幕所笼罩。

“今天会去哪儿呢？”吐鲁斯-劳特累克夫人又说道。

“从前的窑场，或是圣安教堂吧。”

夫人一个劲地点头说去哪儿都行。心里的痛苦，使她那恬静的脸色变阴郁了。太可怜了，亨利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兜风了。人生也许就是不断地离别吧，又无法占卜出明天的命运。亨利坐着马车，奔驰在山间小道上，身体靠着手执缰绳的伯爵夫人，嘲弄着后面马车厢里沉默寡言、抱着胳膊的约瑟夫，两眼炯炯有神，环顾着四周。这种情景也许再也不会有了。这是人生给人最初的残酷打击。精心编织起来的感情之布，被扯断了一根线，不久又扯断了一根，以后又是一根，这样下去，布就不复存在了。这如同男孩儿和母亲的感情吧。这孩子也要离我而去了……。

她的嘴唇哆嗦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要动！”亨利大声地提醒她。

“现在正在画嘴巴，这可是最难画的地方。”

她又一次眯着眼睛，凝视着他那躬着背的小小身体。看的太入神了，无意中咬疼了下唇，她皱了皱眉头。亨利这种非常



1. 幼年的劳特累克

喜欢画画的性格又是从谁那儿遗传下来的呢？一入神就什么也不顾的固执劲，那种渴望得到母爱和赞扬的欲望；玩得好好的，突然扑到母亲怀里的这种心灵渴求，怎么会有这种性格的呢？一个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孩子的母亲，也会时时感到疑惑不解。以前不是觉得他似乎不是画画的材料，他对其它事情更感兴趣吗？不过，昂首挺胸说要当船长，这不也是不久以前的事吗？

所以这画画也许只是一时的兴致，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淡漠的吧。这样一想，她才觉得有些可以理解了。

“妈妈，你好像说过，我曾说过要画幅牛送给大主教的。”

“就是给那个来吃晚饭的胖老头，是吗？”

“不是来吃饭的，是我们请他来的。”接着，伯爵夫人用亨利熟悉的、严厉的声音加上一句说：“可不能把大主教叫做胖老头啊。”

“不过事实上，是那样的嘛！”亨利不服地眼睛朝上，骨碌碌地转着。“他真有吐阿莫上爷爷那么胖？”

“他是位献身于上帝的人，是个圣人。所以，我们在他的戒指上亲吻，尊敬地回答：‘是，大主教……不，大主教。’”

“不过……”

“这件事就不谈了。”夫人不愿谈这些，于是就连忙接着说：“那好像是你弟弟利萨儒受洗礼时吧。”

“弟弟，我有个弟弟？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呢？他现在在

哪儿呢？”

“回天堂去了。那孩子只在人间逗留了三个多月。”

“是吗?!……”亨利从心底里感到失望。一会儿又问：“那么，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

“要上天堂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接受洗礼。”

“我也要接受洗礼吗？”

“当然。”



2. 亨利的母亲阿黛尔夫人

亨利是那么地好奇。不过，一会儿又专心致志地画起画来。

“那么，我死后也会去天堂的。”亨利充满自信地说。对孩子来说，被召到天堂去，绝不是件什么快事。

“也许能去的。……如果不是个好孩子，衷心爱戴上帝的话。”

“我可不要。”亨利断然拒绝。“我喜欢妈妈，我无法做到从心底里热爱上帝。”

“快别这么说，亨利！”

“不过，那是真的！”亨利注视着母亲。吐鲁斯-劳特累克伯爵夫人看着那认真的目光，感到胸中充满着难言的激动。“我喜欢妈妈。”

她两手放在膝盖上，凝视着亨利。在这个问题上，她不想因为他的固执而原谅他。不过细想起来，也真可怜，要命令一个天真的孩子去爱从来没有抱过他，也没有替他掖上盖被的上帝，这实在是件难以做到的事啊。

“知道了，妈妈也爱你啊。亨利！”不这么说，亨利是不会舒心的。“可是画牛的事，我告诉你当时的情景，你可不要插嘴。那是四年前，你还只有三岁，非常非常的小。……”

夫人用温柔的低音，给亨利讲了他早忘了的弟弟受洗礼时的情景。“仪式完了之后，大主教让人们进圣具室，在教区的名册上签名。这时，一直很听话的亨利说，‘我也要在大本子上签名。’大主教说，‘哦，字也不会写，又怎么能签名呢？’于是你就说，‘那么我画一头牛。’”可是亨利对于这些往事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对肖像开始了最后的润饰。一会儿，他指着画，得意地笑了：“啊，总算完成了。”（劳特累克幼年时画的这幅画，现在被收藏在阿尔比美术馆。）”

“喂！妈妈，不到五分钟吧。”

夫人满面笑容地欣赏着：“太好了，是个真正的画家了。”说着，把写生簿放在长凳上。

“利利，来，坐到妈妈身边来。”

亨利急忙坐到长凳上。只有母亲才叫他利利。而且不是经常这样称呼他的。人与人之间，会有些达成默契的秘密的。譬如，母亲只有在表扬他弥撒时守礼仪，数数能数到一百，或者要告诉他一件不太愉快的大事时，才这么称呼他。

“你已经七岁了。”夫人对靠自己而坐的亨利说，“不是想当一名船长航海在世界各地吗？画狮子、老虎、野蛮人吗？”

亨利不安地点了点头。夫人紧紧地搂住深感不安的亨利，像是要减轻一点对他的打击似的。“你已经七岁了，到上学的年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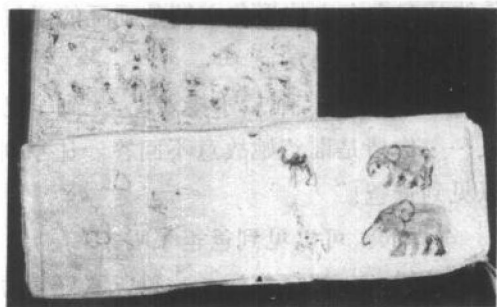
“上学？”亨利感到难以形容的不安，机械地重复道。

“什么上学，我不想去。”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必须要去。小孩儿都要上学的。”她的手摆弄着黑黑的鬈发，“在巴黎有所名叫封丹纳规模很大的学校。好孩子都在那儿读书，大家在一起愉快地玩耍。真是好极了。”

“不过，……我还是不想去学校。”

他的眼里含着泪，一点儿也不明白母亲说的事。然而，他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周围的世界已经开始崩溃。坐在马车上兜



3. 亨利少年时的日记本，学习笔记的空白

处都画满了速写和素描

风：跟着妈妈或马尔蒙蒂内姑妈学习：在小马驹的马鞍上坐着和约瑟夫并驾齐驱去远处蹒跚：去马厩画马童：在公馆的走廊上和马内特一起玩捉迷藏，亨利感到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了。

“嘘……”阿黛尔用手指捂在亨利的嘴上，“好孩子是不撒娇的，不能哭，吐鲁斯-劳特累克家的孩子是绝不哭的。”阿黛尔一边让他擦干眼泪，擤擤鼻涕，一边教育他要像第一次率领十字军的曾祖父的爷爷雷蒙四世那样，永远乐呵呵地勇敢战斗。

“另外”，阿黛尔又补充道，“约瑟夫和马内特也一起去。”

“真的?!”

听了这话，亨利有些振作起来了。

马内特是母亲小时候的奶妈：矮个，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脸上布满皱纹，牙全掉了，嘴唇一吸，看上去就像没有嘴巴一样。她从早到晚在公馆里忙来忙去，白色的头巾像翅膀似地吧嗒吧嗒地飘动着。她在自己的房里纺纱时，常让亨利坐在搁脚的地方，大声激昂地给小亨利唱普罗旺斯民歌。

有约瑟夫去，亨利心里有了依靠。他就像吐阿莫士老人、院子里的筱悬木、饭厅里的肖像画一样，总是伴随在身边。他不常笑，但是那带有花形图案的草帽，配上白色的马裤，穿着蓝

色的马车夫上衣的形象，倒是画画的素材。而且约瑟夫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不仅如此，”阿黛尔接着说，“到了巴黎，你还会见到一个人……你猜是谁？”她故意不回答，让亨利想了想，然后说：“可以见到爸爸！”

“真的？可以见到爸爸了吗？”

这样，一切全都变了，爸爸真好。每次爸爸回到公馆，亨利就把学习抛之脑后了。什么作息时间表全都不需要了。生活变得充满生机，带有一种冒险的色彩。古城堡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乱七八糟的骑马靴声、大声傲慢的谈话声震得房子都要晃动起来。爸爸扬鞭远行，回家后给亨利讲马，讲狩猎，讲战斗。这些令人兴奋的故事使亨利感到有种难以言状的快活。

“一起住在爸爸的公馆里吗？”亨利两眼发亮地问。

“在巴黎是不住公馆的，住饭店或是美丽的公寓。可以从阳台上眺望大街。”

“不过，是和爸爸住在一起吧。”亨利再三问，语气中流露出稍稍的不安。

“是的，至少是住一段时间吧。我想爸爸会带你坐马车去布洛涅森林的，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森林。林中有个湖泊。到了冬天，可以滑冰。巴黎的冬天要下雪。另外爸爸还会带你去马戏团。那儿有真的狮子、丑角、象，还有旋转木马、木偶戏。”亨利瞪大了眼睛，吃惊地张大了嘴，听入了神，忘了擦掉的眼泪在睫毛上抖动着。

又过了几天，公馆上上下下忙成一团。人们都像是被逼急了，母鸡、到处窜来窜去。妈妈也不和亨利玩了，老是和“吐阿莫士爷爷”、花匠头基斯特，以及马车夫头西蒙说话。走廊上到处放着开着箱盖的皮箱。也不练习骑马了。

一周后，出发的时间终于来临。人们相互吻别。车站上火车吐着白烟，使人想起激战前急于奔跑的战马。上了车，包厢里有放着靠垫的长椅子。抬头可以看到行李架。窗户可以上下移动，非常好玩。

高亢的汽笛声长鸣三下，车轮开始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响声，车站和送行的人都被抛在了后面。一会儿，展现在面前的是阿尔比的田园风光，树木、河流，从未见过的铺着瓷砖的屋顶不断地在窗外闪现。

“看！妈妈，快来看！”

起初亨利觉得很新鲜，但渐渐就觉得无聊起来，看够了。不知什么时候，他进入了梦乡，醒来一看，火车已一个劲地行驶在巴黎郊外。亨利把脸贴在窗上。

“瞧！妈妈，下雨了。”

肮脏、难看的石板瓦屋顶的四角房子。洗濯物从像是窗户的地方往下搭拉着，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房子之间有个极小的庭园，篱笆已坏，长满了杂草。弯弯扭扭的金属堆成了山，生满了锈，在雨中淋着。泥泞的街上，男男女女穿着大衣，怕踩到蚂蚁似的，在低头疾走。与阿尔比湛蓝的天空全然不同，巴黎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巴黎是这样一个丑陋的地方啊！……。

一会儿，火车长叹一声，停了下来。穿着蓝工作服的精悍的男人们拥进包厢，就像拿的是自己的旅行包似的，提起旅行包走了出去。妈妈脱掉手套，重新戴好帽子。

月台上站满了来接客的人。人群中有一个高个、戴着闪光的软缎帽的美男子。他是一个人来的。留着漂亮的胡子，腋下挟着一根金扶手的手杖，礼服的领子上别着一朵石竹花。……啊，这是爸爸！